

第二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 颁奖录音实录

颜炼军,李海英,张桃洲,郑慧如,等

摘要: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专项工程之一,2015年11月2日,由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江汉学术》编辑部主办的第二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仪式在北京“大成路九号”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台湾逢甲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燕山师范学院、《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心、中国计划出版社、中国诗歌网的专家、学者、主办方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以及在京媒体记者参加了此次仪式。颁奖嘉宾分别将奖杯、证书和奖金颁发给了颜炼军、李海英、张桃洲、郑慧如四位第二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得主。《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为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工程的第三批57家学术期刊中唯一的诗学研究类栏目,“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也是海内外首创的汉语新诗诗学研究类专项大奖,凸显了该刊倡导的学术性、开放性、引导性和公益性。^①

关键词:现当代诗学研究奖;教育部名栏;颜炼军;李海英;张桃洲;郑慧如;《江汉学术》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6)01-0022-11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1.003

涂文学: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金秋十月,秋高气爽,第二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仪式暨《群岛之辨:“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研讨会现在开始。

首先,我们有请主办方江汉大学校长李强先生致辞。

李强: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首先,我谨代表江汉大学向各位嘉宾莅临本次颁奖仪式,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并向荣获第二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的四位获奖者表示祝贺!

今天,各位尊贵的嘉宾齐聚在这里,在首届颁奖后的第三个年头,来见证又一个隆重的时刻——第二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仪式。此次颁奖活动由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江汉学术》编辑部主办,它依托《江汉学术》的教育部名栏“现

当代诗学研究”,是国内乃至整个华语诗歌理论研究领域独一无二的专项诗学研究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华语新诗诗学研究一项重要的、标准最为严格的奖励。

高等教育的四大使命是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工程总体目标是在数年内建设数十家代表我国高校学术水平、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学术声誉、为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文化的积累和传承、为学科建设发挥重要作用的高校学报品牌栏目。在全国一千二百多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中,各学科目前正式入选了第三批57家名栏,《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为全国唯一入选的诗学研究名栏建设栏目。

2013年4月,教育部社科司在杭州召开了名栏建设座谈会。在会议上,资深专家对《江汉学术》率先创办的教育部名栏奖给予了高度评价。会议达成的共识是:名栏建设现已进入了深水区,需要打造名栏建

收稿日期:2015-11-20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作者简介:颜炼军,男,普米族,云南大理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李海英,女,河南尉氏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博士;张桃洲,男,湖北天门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慧如,女,福建同安人,台湾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设升级版:一是名栏建设升级版的目标应该做到“两个领先”;二是要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三是在办栏模式上要逐步做到专题化;四是要全面提升名栏的学术和编校质量;五是要促进研究成果快速、广泛地传播,最大限度地发挥正能量;六是要采取多种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打造名栏建设升级版。

正是基于上述思路,我们一方面是在将栏目论文精粹结集为《群峰之上:“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2011)出版后,续编了《群岛之辨:“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2014)出版,以拓展新的传播渠道、延长优秀学术成果的传播时效。另一方面是继续鼎力举办“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激励优秀作者,形成示范效应,也是在某种意义上参与探索、引导海内外诗学研究的路径与走向。

我们还在2013年9月,于古城荆州举办了“橘颂·首届两岸现当代诗学研讨峰会”,两岸诗学高手齐聚一堂交流、探讨了两岸现当代诗学的发展前景和诗学研究成果。两岸诗学峰会不仅为两岸文化深度交流提供了新的范本,也为本地、两岸乃至海外的诗人、学者提供了智性的启迪。2014年11月,江汉大学特聘了洛夫先生为荣誉驻校诗人,《江汉学术》编辑部还策划了“中国武汉2014·洛夫诗歌品读会”。洛夫这位海峡对岸曾以目光将石壁“凿成两道血槽”的深具实验精神与创造性的诗人——也即我们诗学栏目的研究对象——穿越了“金门炮战”的时空和我们一起吟咏了美好的诗篇。

“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以选题为切入点,每一期集中研究一个诗学课题,对20世纪以来汉语新诗理论、思潮、流派、现象和新诗文本进行诗学意义上的专题研究,持续推出当下具有创造力和深邃视野的诗界学人研究成果。至今已刊发专题专辑五十多个,发表来自英、美、日、新加坡等国家及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论文两百多篇,且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近百篇。该栏目的作者群,几乎涵盖了本专业领域最具影响力和声望的学者,同时也发掘并推出了众多有才华与爆发力的新锐学人,壮大了现当代新诗研究的阵容。

我们的目标是在全国学术期刊中创建现当代诗学理论研究的第一品牌栏目,远期目标是成为海内外华文新诗最具价值、不可或缺的理论平台之一。在当前期刊国际化、数字化、专业化的转型期,在当下的学术制度和评价机制深刻变革的浪潮中,我们的学术期刊和栏目将在更大的挑战中迎来新的机遇。我们坚信,

有江汉大学一如既往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有海内外诗学专家、学者包括在座的各位嘉宾的悉心指导和热切关注,在编辑部同仁的齐心努力下,我们必将再接再厉,不负众望。

最后,请允许我以我们伟大母语诗歌崇高的名义再次热忱祝贺我们的获奖者!谢谢大家!

涂文学:

谢谢李强校长热情洋溢的致辞。我们的颁奖仪式进行第二个议程。请“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主持人刘洁岷先生发言。

刘洁岷:

又一次来到茫茫宇宙中的一个点,这个点——热点或焦点——是北京大成路九号。

又一次将此处二楼的一角布置、还原成三年前的模样。除了将“首届”变更成“第二届”,除了台上按新规没有摆放鲜花,来宾有少许替换以外,一切如旧,一切的新梦恍如旧梦。我又翻找出了三年前的这一天,我当做礼服的这件外套穿上了,掸去三年前由南向北的尘土和三年前在这颁奖现场衣袖上吸附到的PM2.5颗粒。喔臧棣,你三年前那件声称象征着香山红叶的红夹克呢?

我们大家自觉不自觉地演绎一次“快闪”——好比就是熙熙攘攘的街头瞬间出现了一支乐队甚至大小乐器完备的乐团,还有每一个在场的人都不得不扮演不同的角色,来宾、主持人、颁奖者是可以互换的。我们不是出席而是在“出演”仪式,我体味到礼仪之美。

颁奖的实质是一种赞美。这种赞美里有一定量的货币,有盖有大红印章以显正式、郑重的证书,有黑色基座上镌刻了金色赞誉言辞的琉璃奖杯,有特邀而来的身肩“颁奖嘉宾”职责的、身份备受尊崇的人士,还有他们在现场即兴的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话语。掌声来自倾听者,倾听者是一些经过仔细甄选的神情友好的嘉宾。——我大致知道,在场的泽龙教授近年致力于新诗的虚词研究,并颇有心得,借用他的话语,我们可以说来宾们个个都是构成“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的“实词”。请允许我略作列举——

潘国琪教授、龙协涛教授还有临时未能与会的田敬诚先生是教育部名栏工程的深度参与者或者说是设计实施者,是期刊界最为资深的组织者和专家,由于他们,我们的诗学栏目因而得以“借帆出海”。主管、主办单位是期刊的母体,江汉大学的一校之长和分管校长的大力度、超规格的支持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当然还必须有江汉大学期刊社整个团队力量的

凝聚。

还有汉萍女士,提供给我们她稀缺的版面有十好几次,转载的每一篇,都经她之手,在深度阅读后加以编撰,是精心的“手工”。钱蓉女士和洁宇女士,更是慷慨地睁大了她们当代伯乐的美丽慧眼,转载了大几十篇我们栏目的学术美文。

其他来宾,比如泽龙老师,每有机会,无论是在大型会议还是在小规模讲座上,逮住机会就转移话题美言我们的诗学栏目,直到把我们的脸皮都说得皮革化了。还比如光明教授,不仅是贡献了力作的作者,还特别奉献给我们栏目多位他的得意弟子为作者。在场的首届获奖者或煌和本届特邀的作者代表培浩就是光明老师的高足。其他的还有几百位支持我们的同仁朋友们,我这就不一一细说,总之吧,他们作者是武功高强的红白案主厨,我们编者是端举沉甸甸托盘的跑堂。我想顺便说明一下的是关于桃洲。昔有三顾茅庐,今有我们三劝他受奖。我们认为,不能因为他兼任了诗学栏目主持人且那么称职,就剥夺他作为提供了多篇优异论文的栏目作者的获奖机会!

一个奖的价值,我们认为至少不全在于奖金的额度、奖杯的精美程度和颁奖地的豪华与否,更重要的是,被颁奖的其人其文是否承受得住覆盖其上的荣耀?我们对于“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有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对颁出奖项的最终结果负责,获奖者及其论文的实至名归是最高原则。让获奖者互为镜像吧,彼此在对方的眼神里看到自己的骄傲、自豪与喜悦,而绝不是相反。

这个奖,不仅是颁给这次的四位诗学高手的,也是颁发给所有在场者的,只是获奖名额太有限了。我很羡慕一些商家逢年过节感恩回馈顾客时的那一种任性,那就是大大方方地宣布,获奖率100%。就啰嗦到这,祝贺四位,感谢大家!

涂文学:

好,谢谢刘洁岷先生。下面,我们将开启今天仪式的最精彩的时刻:颁奖。我们今天将颁发四个奖项。首先,我们有请陈汉萍女士、龙协涛先生。颁奖嘉宾上台发言,并宣读授奖辞。

陈汉萍:

让我讲几句哦。我对这个“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确实有几句话想讲。这个栏目呢,在评为教育部名栏之后,我觉得它的成绩有目共睹,大家都看到了。我呢,想说几句,说它的前史。我见证了栏目的成长。可以说这个栏目从创立开始,刘洁岷先生就开始跟我联系,我看他对作者、选题乃至文章、结构、文

体、语言都严苛到了极点。怎么说呢?这是精益求精、近乎完美、非常挑剔的一种选择。甚至在我看来,某些颇为活跃的诗评家,我都觉得是很不错的,然后他说这还没有抵达诗学的深处,还没有抵达诗歌的内部,还不能上他的法眼。所以他真是以这种精益求精的、挑剔的、苛刻的乃至甚至是近乎完美主义的一个态度,去做他的栏目。所以这个栏目从它的创立到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大地在学界产生了影响。在被列入教育部名栏建设工程之后,它的影响更为广泛,而它的作者队伍也更加宽阔、广大。所以,我在这里,我今天来其实是向那些像刘洁岷先生、张桃洲先生以及各位在座的诗评家、诗人致敬的。谢谢!

龙协涛:

尊敬的李校长、涂校长,以及诗学栏目主持人刘洁岷编审,很高兴作为一个颁奖嘉宾出席盛会,我借这个机会谈一点感想。教育部的名栏,目前已评了65家,但是我认为我们这个诗学栏目啊,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是唯一一个诗学研究栏目。第二个,我认为我们这个栏目和其他栏目相比,它能够把学术研究、诗歌评论和诗歌创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诗歌研究、评论的目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推出、推动诗歌的创作,发现新的诗人,推出好的作品。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栏目的一个特点。由此我想到整个高校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教育研究,亟需改革。就是这个学术研究,我们不能只是从讲堂到讲堂,从学报到期刊,从基金项目到基金项目,一定要走入社会生活。我觉得我们这个诗学栏目啊,有这个特点。而且李校长刚才也介绍了,去年聘请了台湾的著名诗人洛夫作为荣誉驻校诗人。所以由此想到我们这个栏目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还做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使者工作。这个诗学栏目在湖北、在武汉、在江汉大学产生绝不是偶然的——我们中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就出现在楚国、也在湖北。谈到我们高校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教育,令我还想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去年他发了一篇文章,好多报刊都转载。他就很有感慨地讲过,到了晚年,退休了,他说我们好像成了“没有趣味的文人,没有文化的学者”。这是钱理群教授讲的。我自己还比较早地意识到千万别做没有情趣的文人、没有文化的学者,所以我既做学术研究,同时一直坚持文艺创作。我好像还比较新潮,不仅写诗,还写流行歌词。由钱教授的这句话,也说明了我们的《江汉学术》开办这个诗学栏目的另一重价值。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向江汉大学表示祝贺,向这个诗学栏目表示祝贺,向今天第一位名

栏奖获奖者颜炼军博士表示祝贺。谢谢!

陈汉萍:

致第二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获奖者颜炼军的颁奖辞——

颜炼军的诗学研究近年来在多个向度发力迅猛,对于在现代汉语、现代经验中盘根错节的当代诗歌,他不甘束身就缚或拾陈蹈故,而是拓开视野,重置论述框架,在自我与他者、古典与现代、意识形态与诗意诉求的接榫处,深入辨析芜杂语境之下新诗中张自身使命的可能性,他对一些重要诗学命题的勘察与探讨因之葆有建设性品质。

涂文学:

好,有请获奖嘉宾颜炼军先生。

颜炼军:

感谢评委会让我有幸跟三位老师及同仁一起分享这个专门为诗学研究专设的奖励,也非常感谢《江汉学术》多年来为推动汉语新诗研究付出的努力。我在求学的时候,就已经是《江汉学术》的作者,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得到这份非常好的刊物的厚爱。我在北京求学期间有幸遇到数位诗歌研究的引路人,在他们的教导和影响下,我跟诗歌研究结下了美好的缘分。特别感谢他们。坦诚地说,在今天这样一个语境下,我对自己的研究一直不满意,也没有信心,许多念头因此被虚无感驱逐得无影无踪。我感到对已有百岁年纪的汉语新诗,无论是对作品的发现和再发现,还是对诗学命题的有效释清,都面临新的难度。学术研究需要集体的力量和温暖,比起大多数的前辈和同行,我零散的诗学习作,远不足以受奖,站在这里,唯有惭愧和感谢,谢谢这份珍贵的鼓励。谢谢!

涂文学:

好,感谢颁奖嘉宾,祝贺颜炼军先生!下面我们颁发第二个奖项。有请颁奖嘉宾钱蓉女士、王光明先生。

钱蓉:

非常荣幸,此时此刻能站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今天之所以能来呢,也是因为这些获奖的人,他们也是我们书报资料中心久闻大名但一直未曾谋面的优秀作者。因为我们是转载嘛,转载的刊一般跟作者没有直接见面,或者面谈。我们都是以文会友,看见他的文章比较好,那么我们就把它转载过来。所以这个栏目,包括今天获奖者的很多文章都被我们转载过,是我们的最主要最优秀的作者。所以今天来呢,我想说几个意思。一个是祝贺。祝贺今天获奖的四位作

者,祝贺他们获得了第二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感谢。感谢从事现当代诗学研究的学者们,也感谢我们《江汉学术》诗学名栏,感谢刘洁岷老师组约并且编辑了这么多好的文章,这样才让我们转载的文章有所可选。因为我们是二次转载,没有大家的好文章,我们也难做无米之炊。所以谢谢大家给学术界,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好文章!第三个意思呢,我就是想表达一下致敬。就是对江汉大学,对《江汉学术》,对刘洁岷老师对这个工作的这么一种担当,尤其是觉得很感动,很值得致敬。觉得这个工作呢,虽然表面上看不是很复杂,也不是很难,但是我觉得意义非常大。首先,因为我们主要是做期刊嘛,我觉得对于期刊的意义就非常重大。他们这个以名栏来突出特色的方法,我觉得是现在的综合性期刊办出专业化、办出特色的一个有效的途径。所以这个也是意义重大。另一个意义那就是对我们现当代诗学研究这个学科的引领和促进的作用,意义同样重大。我就简单说这以上三个方面的感想。谢谢!

王光明:

非常高兴来参加江汉大学《江汉学术》“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的颁奖仪式。十年来,这个栏目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那么多文章也被权威报刊转载了,同时它也培养了很多新的从事现当代诗学研究的学者。那么,到现在经过十年的努力,几乎可以说,它成了高校学报创新办栏目的一个典范。我想说的,就我们收到的学报里头,有很多仿学版。比如说像《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它也办了一个现当代诗学研究的栏目,在你们的引领下面。还有《长沙理工大学学报》,它也办了这么一个栏目,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些都是由于有《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的一种榜样的力量,向它们召唤的这样一种力量。所以呢,这就让现当代诗学研究的学者队伍变得越来越强大。使得整个诗学研究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所以,十年磨一剑啊,这个剑磨得非常锋利,对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对它的人才建设和人才培养,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第一届颁奖仪式举办那天我刚好有课,没来,所以第二届我必须来,向江汉大学和《江汉学术》表示致敬和祝贺!向获奖的优秀作者表示祝贺!谢谢大家!

钱蓉:

致李海英的授奖辞——

敏感于当代诗歌驳杂多元的追求,李海英将多重经验的呈现与捕捉,与何为诗、何为汉语诗

歌的新质,进行缜密、独立的考量。这使得她在探析诗人的具体作为时,能够贴切地体会并洞悉诗意展露的肌理和路径,进而切入当代诗歌写作的内里,揭示诗歌理念与诗歌书写之间的摩擦、疑难和困境,有效地敞开诸多复合、有意味的话题。

涂文学:

好,我们有请获奖嘉宾,李海英女士。

李海英:

尊敬的各位老师和朋友,大家好!首先,感谢各位师长和朋友与我分享此刻,此刻必将成为日后一个愉悦的回忆。五年前当我准备考博时,我的老师刘、萧二位先生让我凭直觉在理论、小说和诗歌中选择最使我开心的一个研究方向,我说出了诗歌。我很庆幸当时的选择,尽管理由已经不是因为开心了。四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我第一篇关于当代诗歌研究的文章就是发表在我们的“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那时候《江汉学术》还叫《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我如此幸运地在一开始就遇到了刘洁岷老师和张桃洲老师,他们在我求学的过程中给予了许多有意义的指导和建议,非常感谢他们作为编辑时辛苦的劳动与作为师长时的鼓励与支持!

现在,站在此处,谈及诗歌,就像我某个节气里身处北京注视视野内的事物却无法避免地说起身处南方偏远之地的昆明,在回忆中或者想象的虚无之地,从高原而下,先是山,接下来你看见丘陵和破碎的平面,要过很长时间你最终能够俯瞰眼下的平原。我所想表达的是,对于生活,我不得不与之保持足够的距离。我无法描述空间,对时间进行具体又实在的判断。诗歌之于我就是如此,阅读的思维与书写时的错位,言说与语言的二律背反。我无法不读诗,也无法停止思虑。大概,这也是我抵御时间比较好的方式,是我能感觉到自己尚且有能力做好某件事的方式。或许,最终能使我感到稍稍轻松而不会感到光阴虚度的并非只是一种感觉。诚实来讲,我并没有崇高的信念,也缺乏信念的崇高。我只是理所当然的关注自身作为存在之物所面临的困境与尽力能够争取到的安宁。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好。而且,每逢现实维度里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事物袭来,文学之诗歌大概能使我跨入虚构与梦境之中,能使我沉浸在我无法抵达也无法精准地加以描述的地方。这是当我在现实的生活中无去处之时能够为我提供一处暂避的地方。大抵如此。实际上,我更倾向于认为一切都是虚无的,都是虚无之境里的虚无。虽然我也站在这里,虽然也站在你们面前,是我无法自持虚静之时的沉默。

感谢刊物,我的文章能够在其上发表对于我自己来说意义并不一般。感谢将这个奖项授予我,我把之看做是各位前辈的信任和期许,使我有勇气集中精力去探寻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三心二意的寻求。希望刊物的理念能够深入身心,希望刊物的实际运作越来越好。希望刊物能继续接收我的文稿以及我个人偏执的言语方式。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和朋友这些年来鼓励和帮助!

涂文学:

好,我们感谢颁奖嘉宾,祝贺李海英女士!下面我们颁发今天的第三个奖项,有请颁奖嘉宾王泽龙先生、邓正兵先生。

王泽龙:

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颁奖的活动。要说的话很多,时间关系我不能多说。我和江汉大学这个诗学栏目,和这本杂志确实有很深的感情。我在华师学报当主编,6年。那么6年前的很多年,我就和洁岷是很好的诗友。从这个栏目从创办,一直走到今天,结出这样一批丰硕的果实,我为它感到由衷地高兴。它先后的栏目主持人臧棣先生、张桃洲先生也和我有很特殊的感情,特别是桃洲。所以,倾注了很多爱诗的学者和诗人心血的这个栏目,成了目前国内现当代诗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镇,比我们华师学报发的诗歌研究的文章水平高。我不是恭维,汉萍在这里,她转的《江汉学术》诗歌研究的文章比华师学报的多。特别是今天获奖的海英的文章,还有慧如的文章,当然,《江汉学术》的文章我先看,后来在《新华文摘》我都拜读了。我们的这个刊物,为我们的诗学培养了新生的力量。我也由衷地期望,我们的70后赶快成长,中国的诗歌研究、中国的诗歌的繁荣需要你们。因为我在湖北也算是期刊界的一个老大哥,我是学报的负责人,湖北省的文科学报研究会的负责人。所以呢,我更是特别地关注这个学报。还有很多因缘的关系,比如我的学生夏莹博士也在那里当编辑,我是希望有人来助力这个期刊的发展。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想谈一谈《江汉学术》关注现场,有力地推动当代诗歌创作的发展,引领我们新诗方向。这是很多刊物做不到的。比如我们的华师学报,学术性的文章发得比较多,历史的、比较的、各方面的,那么《江汉学术》时时关注的就是诗歌现场,和当代诗歌的研究紧密地联系、互动。所以它在诗学界、在诗人中间有广泛的读者。昨天,我在北大、首师大会议上发言的时候,还有人批评我:你天天研究虚词、人称代词,那对我们当代诗歌创作有什么用呢?意思是说我搞的那些东西,没

有什么用。我说你就多看一下我们《江汉学术》的诗学栏目,它最关注当代诗歌现场。这是我特别要向我们这个栏目致敬、学习的地方。衷心地祝贺获奖者张桃洲,也祝贺另外三位获奖的学者!谢谢大家!

邓正兵:

我宣读致张桃洲先生的授奖辞——

张桃洲以扎实的历史纾解、自觉的理论贯注和灵动的微观分析,始终把百年新诗的历程置于有机勾连的维度,相关命题与问题的探讨均在清理、纠正和展望之间保持着充分的张力。他既不让历史的返观锁闭在“自得”的时间,也不让现实的关切解散在“自负”的空间,而是在互参互察中确立起对当代诗学具有重要启示的研究范式。无疑,这是对诗歌本心与诗学理想的逼近和深入。

涂文学:

好,我们有请张桃洲先生谈获奖感言。

张桃洲:

各位前辈、同人,上午好!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很复杂。首先当然要感谢江汉大学,感谢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把这个奖颁给我,我感到非常荣幸!不过,正如洁岷刚才介绍的,当时确定获奖名单时,他曾提出将可能把我列入其中。我当时第一念头就是,这不是自己人给自己人颁奖么?显然不合适。所以我明确地表示了谢绝。后来洁岷说,这个奖是颁给作者及其为栏目提供的优质论文的,而不考虑你的主持人身份。而且,据说我的获奖可以烘托更年轻的获奖者,而且对整个获奖者序列的秩序有益,所以我还是欣然接受了。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获得这个奖,似乎让我跟这个栏目十多年的缘分又多了一层含义,或者说是增添了一种新的缘分。我很乐意接受这个崇高的荣誉,这次获奖的颜炼军、李海英两位年轻学者,还有郑慧如教授,都是我十分敬佩、也充满期待的诗歌研究者,能够同他们一起站在这里领奖,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当然,我也很清楚,这个奖颁给了我,与其说是对我的一种褒奖,不如说是一种激励,这是我从中感受更多的。我想它会激发我今后对于现当代诗学研究更加努力。实事求是地说,这几年呢,由于种种原因,我出的活明显少了,其实朋友们也都注意到了,有朋友还善意地提醒了我。实际上,“种种原因”有很多只是外在的,更内在的是我发觉自己的研究已面临一个何去何从、如何重新出发的瓶颈期,这也是一个需要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时期。所以,我更愿意把这个

奖视为一种象征,以之为新的起点,让它提醒我,在今后的现当代诗学研究中不断深化、拓展,寻求新的触发点,不断调整研究视野和方式。这也是我要感谢这个奖的另一理由。

我也借这个难得的机会,谈谈我对目前现当代诗学研究的一点想法,就教于各位前辈和同人。不可否认,我们侧身其中的现当代诗学研究,其实是一个相对封闭、自足,也比较狭窄的研究领域。它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以至整个人文研究里面,是极小的一块儿,显得“专”而“窄”。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现当代诗学研究?我刚才提到今后要深化、拓展自己的研究,但究竟怎样深化、朝哪个方向或维度进行拓展,我尚来不及考虑得很成熟。我初步想到了如下方面:

其一,现当代诗学研究的定性和定位,即如何确定现当代诗学研究的属性与位置。这是针对研究与创作的关系而言。应当承认,我们的研究很多时候是滞后于创作的,也正因为此,现当代诗学研究往往被置于诗歌创作的附属位置上,被认为是后者中的一个衍生品。这就使得现当代诗学研究总是处在一个被动的、甚至是受歧视的状态。可是,在我看来,现当代诗学研究应该具备一种明确的意识,就是它与诗歌创作即其研究对象,处在一个对等的、对称的位置上。这里所说的对等或“对称”,借用已故的著名诗评家陈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自立”,就是现当代诗学研究能够自己立着、立起来,应该有这么一种自立性。有了这种自立性后,现当代诗学研究才会获得某种自尊和自信,才有可能打破封闭的、学院内的知识化生产状态,不致于落入到附庸、附属的地位。

其二,与上述定性、定位密切相关的问题:现当代诗学研究何为?也就是,我们的研究究竟需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在当下的处境中?我自己一直对诗歌的功用或价值有这样的看法,即诗歌是一个时代的审视者,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反思性力量,总是以一种反省或审视的态度看待其所处的时代。我们虽然不能极端地说诗歌应该始终处在一个时代的对立面,扮演时代的激烈批评者的角色,但无疑它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对其所处的时代进行审视和反思。倘若诗歌的定位如此,诗歌创作有这样的自我认知的話,那么现当代诗学研究就应该与诗歌创作一道,参与到对于时代的反思和审视之中。诚然,我们的研究同诗歌一样,也要歌颂、赞美,也要表达感恩,展现很多其他事物,但对于时代的反思和审视,应该是诗学研究 and 诗歌创作共有的一个重要取向。

其三,今后现当代诗学研究如何深入、拓展?有

目共睹的景象是,在当前,诗学研究界、诗歌创作界处在一片繁杂的状态。这“繁杂”,借用洪子诚先生转述的姜涛的一个表述就是,整个诗歌创作和研究恍若一个大party,呈现出大杂烩的、嘉年华似的景观。那么,在这样的情景下,现当代诗学研究应该怎么突破?最近一段时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刚才谈到现当代诗学研究的定位也好、取向也好,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怎么实现的问题上,也就是怎么深化、拓展的问题。在我看来,在时下这样的驳杂、繁复语境下,现当代诗学研究保持自身的独立自主意识,这是进行突破的一个基本前提。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需要应对太多诱惑的缠绕,也被迫去应对各种纷乱的外部挤压,那些挤压有如“庞然大物”,始终无形地跟随着我们的研究、紧紧地围裹着它。当然,不仅仅是现当代诗学研究,还有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研究,都无不经受着这样的“庞然大物”的胁迫。这个“庞然大物”,在某一段时间有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或者其他某种东西,但在今天,它变成了很多东西:变成了媒体上的舆论,变成了某个研究对象的身份、名气(“名气”有时候也会成为压抑研究者研究方式和作出判断的因素)……这些像空气一样弥散在我们周围,无声无息又挥之不去,势必会对我们的研究造成一种挤压。我想今后现当代诗学研究要突破的话,首先要对这样的庞然大物予以抵制。我们要与之保持距离,要针锋相对地对它予以拒斥、摒弃和消解,要“冲出重围”。然后回到我们研究自身的专业性,回到强大的“自立性”上来。至于具体如何在方法上深化拓展现当代诗学研究,我在其他场合有所表述,这里不再赘言。

再一次感谢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感谢这个与我结缘十多年的栏目给予我的荣誉和激励,同时我也借这个机会向各位学术前辈同人、向长期关心支持我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好,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涂文学:

好,感谢颁奖嘉宾。祝贺张桃洲先生。张桃洲先生获奖,我感到非常高兴、非常自豪!为什么咧?因为他是我的老乡,我也是天门人。下面我们颁第四个奖项,有请颁奖嘉宾潘国琪先生、李强先生。

潘国琪:

各位来宾、各位学者。正式讲话以前,我想说几句回忆的话。2012年10月22日,也是在这个地方,我参加了首届颁奖活动。我穿的衣服也是这件衣服,我这衣服穿了30年了,大家看我这衣服还挺新的。为什么呢?因为平常我不穿,就是像这样隆重的场合我才

穿,所以很新。我不是说假话,这有照片为证。这是第一届颁奖的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工作简报,我保存得挺好的,今天带来了。当时我说了这么一段话:“《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创设8年来,以近二百篇优质论文和四十多个诗学专题,将现代诗学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此次颁奖非常成功,是名栏建设首创之举,值得向其他正在建设中的教育部名栏推广。”这是当时说的一段话。

以下是今天我要说的一段话,正式说啊:

尊敬的李校长、涂校长、各位专家,今天的北京啊,蓝天映红叶,和风伴丽日,充满了画意。今天的会场灯火辉煌,奇才高朋满座,充满了诗情。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日子和地点,举办这次颁奖活动,更是充满了诗情和画意。在此,我向获奖者表示热烈地祝贺和敬意!

对诗歌本身我是个外行,但是对期刊办栏我有点感想。我觉得我们这个《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这个名栏,从办栏的角度讲,有四条经验值得我总结也值得我学习。第一,栏目专题化。现在已经组发了五十多个诗学专题了,栏目的专题化有什么好处?过去我们办栏目,都是论文拼盘式的、把它凑在一起,论文各篇之间,没有内在联系,所以显得杂而乱。如果咱们有个专题,每期有个主题,可以多角度地、多层次地、跨学科地来研究这个主题,研究这个专题,这样就研究得比较深,能够进行多向度、多维度的深化研究。所以这种专题研究是有序的,而不是杂乱的;是成规模的,而不是碎片化的。所以这条办栏经验我觉得很好。第二个就是在传播方面,我们的刘洁岷啊,这个你做得很好。大家知道,办刊人不只是要创造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要想尽一切办法使这个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传播,传播的空间越广越好,传播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才能使学术成果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刘洁岷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就是把名栏上发表的文章,把它优中选优,集中、结集出版。现在已经出了《群峰之上》和《群岛之辨》两本专题论文集。把优质论文集起来进行再传播,这个影响就更大了。媒体推荐、学者评价、再出版再发行,这是进行的再传播。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再一个,就是倚重学术名流的同时,注意培养学术新人,大家知道学术的传承和加速,不只是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的薪火相传,还要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来承前启后。所以呢,培养新人,对于学术的传承、相授和弘扬,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我们的诗学名栏做得

是非常好的。刚才获奖的前三位,好像年纪都是很小的,第四位我还没见到哦。刚才泽龙教授也讲了,特别希望新人成长。没有他们,学术很难持续下去。就栏目来讲,要持续发展,没有新人也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三条经验。第四条经验,就是我们举行论文评选,进行颁奖,我看现在全国有65家名栏,有8家升为名刊了,现在剩下57家名栏。像这样的举行论文评选、颁奖活动的,我还不知道别家有没有。这种颁奖活动有什么作用?我觉得一是展示了成果,感恩作者,开发稿源,吸纳力作名作,对栏目持续地发展大有推动。同时,它还有面上的影响。刚才泽龙说,回去我们也去成立诗学研究中心,这就是一种推动力、一种影响力。所以通过这种形式和举措,也推动了现当代诗学研究的进一步地发展和深化,所以这个经验也是很好的,是很不错的。我就说这些。再次向获奖的朋友致敬!

李强:

下面宣读对获奖者郑慧如女士的授奖辞——

集强力的文本内视与可贵的诗学创新于一身,郑慧如以生动的在场意识、翔实材料爬梳、精当的形式把握、深刻的理论辩诘,对当代诗歌展开了系列论述与批评,得出的重要判断都具有命名与再命名的启发性,体现了触及当代诗歌研究高度的诗学自觉。在世界诗歌背景下的汉语诗歌以及两岸诗歌交融互渗的格局中,她作出的是逼近时代之广阔而切中肯綮的发掘。

涂文学:

有请获奖者郑慧如女士!

郑慧如:

各位师长、各位诗友、各位来宾:

我很高兴拿到这个奖,但得知获得《江汉学术》的“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突然中头彩、中乐透。获知得奖后的心情,是惭愧和茫然比较多。

我跟《江汉学术》的缘分,应该是从2010年左右开始。当初我投《江汉学术》那时候还叫做《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版》,刘洁岷老师向我约稿。我每次投稿,刘老师他不像一般的编辑,收了稿件只负责“要”或是“不要”。他都会给我相应的意见,包括题目、内容,甚至到注释哦,或者是里面他觉得有些问题、瑕疵的地方,他都会跟我讨论,我觉得非常的感激。所以后来我有些我自己觉得还要再讨论的文章,我就会先考虑《江汉学术》。

奖总是有荒谬性的。今天获奖的都是名家,特别

都是耐压耐磨、应该、必须,也可以继续锻炼、琢磨的研究者;可是有更多把我推向这个奖、隐身在获奖者后面的人,比我更有资格得奖,但是他们超过这个奖的高度,跟这个奖不匹配,反而让我这样还走在半路上的研究者领了奖;还有更多在诗学研究的路上已经挥洒了许多汗水,但是主客观条件让他们的表现不被重视、却仍然默默努力的人。

我感谢这个奖。以洁岷和桃洲为核心的《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编辑主持人群其实是在不断地以各种方式鼓励现当代诗学研究,不断不断地给出去,好像拥有很多很多,我感受到的不仅是资源,而主要是能量。期望优秀的诗人、诗学家,撇除自己的利益,把对现当代诗歌的热情化为动态的能量,全然地、绵绵不绝流向《江汉学术》的“教育部名栏”。我感谢这个奖,因为感谢你们为了“现当代诗学研究”,在《江汉学术》里长年的奉献。因为诗,洁岷、桃洲,和整个《江汉学术》的工作人员都拥有很多,而且都无私地想把他们的拥有给出去,好像一个芬芳被释放到风中,正在寻找欢迎它的大地,而我吸收了他们的芬芳。谢谢大家!

涂文学:

好,谢谢颁奖嘉宾,祝贺获奖者。到此为止,我们今天颁奖的环节结束了。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我们四位获奖者表示热烈的祝贺!下面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环节:来宾自由发言。

西渡:

我先抛砖引玉吧。我是西渡,也是上一届诗学奖的获奖者。今天这个颁奖典礼,首先祝贺四位获奖者,其实我觉得更应该祝贺我们这个栏目。我觉得这个颁奖,实际上也是标志着我们这个栏目的一个成功、一个拓展。大家也提到了我们《江汉学术》这个栏目,影响力是在不断地扩大,后来有些刊物甚至模仿我们这种形式,也在做类似的工作。那么,实际上这个也是对中国现当代诗学建设的一个贡献,也给我们在座的诗歌批评的从业者提供了更多的园地,拓宽了我们的空间。刚才王泽龙教授提到,咱们这个诗学栏目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关注诗歌现场。我觉得这个说得非常对,这是这个栏目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的作者,包括我们的获奖者都很年轻,实际上很多都是当代诗歌的参与者、批评者,他本身就在现场里头。那么从现场出发的这样一种活力,是很多其他的一般学术刊物很难替代的,我觉得也是对当代诗学的一种很重要的引领。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刘洁岷先生和张桃洲先生,在刊物的栏目建设

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么我自己呢,其实不会写文章,但是最早呢是《诗探索》吴思敬老师觉得我会写文章,所以老约我写稿。写写写,也就写了。后来,洁岷也不断地约稿,我觉得很多作者确实是通过编辑培养起来的。所以编辑,对于刊物很重要,对于作者也很重要。所以我再次感谢这个栏目,感谢刘洁岷先生,也感谢张桃洲先生。好,谢谢!

王泽龙:

我下午不参加《群岛之辨》研讨会,就再说一下。洁岷,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栏目办了十来年以后,你怎么深入、怎么提升?特别是现在诗学平台,很多学术期刊、学报都在关注这个栏目,包括华师学报,这几年发诗歌文章也发了不少,像光明呐、陈超呐,陈超都已经发了两次了。那么,实际上对你们这个平台是一种竞争和挑战。那么怎么深入的问题,这么多年你们办了大概四五十个专题。要办专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华师学报有个农村研究的栏目,每次涉及专题寻找稿件,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看你现在的专题每期都是两篇文章,三篇文章的都不多了,所以高水平的有分量的稿子,是稀缺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的编辑、主编提出了很大的问题,这是回去之后我们要思考的。但是我当时也说了你们的特色,就是关注当代诗歌和诗学研究现场,很多的都是诗人、学者双重身份活跃在你们这个平台上。这是《江汉学术》别人难以竞争的一个优势,这是我们必须要打的一张牌。诗人、学者这种双重身份,他们的诗学论文,有特别的说服力,对诗学的这种启发,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们这一批活跃的诗人。这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一个方向。对现代诗学的经典也在发表文章研究,甚至还有与古代文学相关的,都有拓展。但這些一定要处理好关系,不要淹没在所谓的拓展之中,失去特点,一定要把这个关系处理好。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还是一个想法,要拓展学术资源。其实这个活动是很有意义的活动,实际也就是在拓展学术资源的一种方式。这几年《江汉学术》办了一些很好的活动,不是就这个栏目办栏目,而是诗学的专题、研讨会每年都有,这个非常好。事实上我们建设这个平台,来做个别的、学术性的论坛,这也是拓宽学术资源、提高学术影响、壮大学术队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希望你们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其实我们华师学报你也应该看得到,我们每年都有很多的学术专题活动。你这个评奖活动,我们也才搞过了,比你的还要大。当然,你这是专题性的评奖,在全国那是首

创。我们是综合性的学术奖励。这是我说的要拓展学术资源,壮大你的学术队伍。是凭着我们这些作者群对诗歌的热爱,是凭着我们这种人文的情怀,来办这个刊物。但是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还要想办法。特别是当前这种学术评价体制很糟糕,因为学者一年难得写几篇好稿子,被你要去了,它又不算,也没有所在学校的学分奖励,这是说得很现实的。另外,诗歌现在又碰到了一个好的机遇,特别是微时代,有微博、微信等传播方式,我觉得是诗歌传播的又一个回升。因为比如在微信这个平台,谁看长篇小说呢?散文你搞几千字,我们也不读。大家读得最多的,就是诗歌。很多诗友,很多诗歌的微信群,我是天天看,我也要转给我的学生、朋友看。并且我回学校之后,将启动一个新诗百年青春诗会,11月22号,在武汉,声势浩大的。所以说,诗歌又迎来了一个它重新兴旺的好时机,我们要把握。我回去以后,准备在华师成立一个我们中部地区的诗歌研究中心,和我们北方的诗歌中心,和我们首都师大的、北大的,和我们江汉大学的我们一起联手,在中部崛起,助力新诗。把老王最后这一点儿余年贡献给新诗。谢谢大家!

姜涛:

我是上届的获奖者姜涛,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其实怎么说呢,今天的整个状态是疲惫的,因为刚开了两天会。但是刚才听了洁岷和刚才各位老师的发言之后,我挺感慨的。尤其是进了这个现场之后,真的就像刚才洁岷所讲的,这个现场跟三年前一模一样。而且洁岷做了很多事情很关注细节,他用了很多心思,我觉得这个心思很有意味。包括这个字体,他说刚才就换了一个字,这个字体比三年前还加大了一些。所以真的有一点点儿穿越的感觉。三年前,三年后,同一个现场,差不多是同一群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每隔三年我们定期聚一下,然后在特定的时间点,我们回头看看这三年都发生了什么。什么东西没有变,什么东西变化了。刚才洁岷和潘老师都说了他们的衣服,是穿了三年前的那件衣服,我就想我三年前穿的那件衣服哪儿去了。就是因为我没有衣服可换,一直在穿那件衣服,现在已经穿烂了。但是今天我穿的这件衣服,也有一点点特别的含义。大家注意到没,臧棣穿的衣服跟我这件是一样的。我俩是在同一个地方,买了一样的衣服。后来为了怕撞衫,就注意避免在同一个场合穿同样的衣服,但是今天不约而同都穿来了,证明这是一个特殊的仪式。我们以这样一个方式,以穿一个“情侣衫”的方式来表达对这种仪式的某种感情。

刚才说的是不变,我也想说变化的问题。确实,三年之后当代诗歌写作、批评研究的某种状况、气氛,在发生一些变化。一个变化是,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包括刚才泽龙老师说的微信平台等,确实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研究者的方式和心态也在改变。桃洲讲了很多他的思考,就是我们怎么看待研究批评的位置,包括它的功能、视野等要重新做一些考虑。再有就是,我们这个群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泽龙老师说70后要赶快成长,但其实我是真的70后,已经长不动了,已经蔫了。我三年以来的变化就是多了几斤肉,然后心脏多了几个支架,这是我三年来最主要的变化。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批更年轻的朋友进来了。上周我参加了光听他们组织的北京青年诗人的一个活动,主要是80后、90后,特别有朝气,而且特别有想法。他们虽然都是诗人,但是都有很强的批评的自觉,在讨论当代诗歌的前途的问题。我觉得特别受鼓舞,特别受震动,所以我们这个群体也在变化。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一种现象吧。所以我今天就在想,三年之后会怎么样?如果再过三年会怎样?我不知道洁岷有什么想法,是三年一颁还是两年一颁,或者一年一颁。所以我特别期望,三年之后再回到这个现场,然后再看一看,有什么不变,有什么变化。我也希望臧棣跟我一样,把这件衣服保护好,三年之后咱们再穿来。我就说这么多。

张光听:

各位前辈好,各位老师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光听,我首先是《江汉学术》的一名作者,其次我现在是在首都师范大学工作。今天来到这个颁奖现场,我的感受其实跟前面几位老师的感受实际是一样的。感觉很亲切,走上二楼、走上这个辉煌的但是也很温馨场合,同时也很感慨栏目主持人刘洁岷先生他的一些良苦用心,以及他在每个环节、每个装置的设计上的用心,都令我非常感慨。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比在文章中更能体现诗人诗友之间心心相印的地方。我作为一个80后的诗歌研究者、写作者,也真正能感觉到我们在诗歌界前辈和诗学界老师和朋友的关怀和鼓励下成长起来的。我也是在三年前有幸参加了第一届诗学奖的典礼,当时洁岷老师还特别让我作为作者代表做了发言,今天我将看到培浩君今天继续站在这个地方,做和我当年那样性质的发言。我也特别期待听到他也作为80后的研究者,会跟我们的诗界前辈讲些什么。我也没有特别的准备想要说什么,就是感到了我们在一个期刊、一个栏目的号召之下,

然后集结在了一起。因为每个人的写作、每个人的思考都是非常孤独的状态。但是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像节日一样的气氛当中,我们聚集到了一块儿,一起做一件喜事,来对待一个诗歌颁奖的事件,我觉得这样的孤独也是值得的。它是有它独特的价值。另外一点我想讲的就是,就像刚才桃洲老师刚才讲的,三年了,我作为诗歌写作者和研究者,我自己也面临很多自己的问题和困境。可能这是桃洲老师以及像我这样晚一辈的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还有老师、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地鼓励、互相地指点。尤其是我们能够在《江汉学术》这样的诗学栏目中相聚,我也深切感受到这么多年来我的老师以及期刊界的前辈给我的鼓励。我也非常有信心,把我们这个虽然边缘、虽然寂寞的行当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做我们分内的工作,希望能够把我们每个人的危机和困境都克服掉,把我们的事业都继续向前推进。最后,再次祝贺今天的四位获奖者,祝贺我最亲爱的研究生师兄炼军和我的老师桃洲,还有海英姐、还有慧如老师。祝福你们,我向你们学习。谢谢!

涂文学:

下面我们有请作者代表陈培浩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陈培浩: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师长、各位诗歌界的同志们:

非常有幸能来参加《江汉学术》主办的“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会,在很多我素来敬仰的前辈面前发言,令我感到忐忑和兴奋。我要对主办方的信任表示感激和感谢。我想这大概源于这个奖项创办伊始就有的“爱幼”传统。“爱幼”是光听三年前在这里概括的,他说在当代青年学者发表论文越来越难的背景下,《江汉学术》给了很多青年研究者发表的空间,并且还给了发言的空间,所以他将获得发表和发言的机会描述为一个人两次踏进了同一条河流。三年前,他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两次踏进同样的河流,所以我有幸像他一样站在这里,所以我要表示感谢。我要向各位获奖的前辈和同道表示衷心祝贺,我确实很多次地阅读你们的文章和著作中,感受到了一种悠远的启发,还有精神生活特殊的坡度。

在我看来,诗歌研究是一个特别成熟、自足、迷人的领域。作为一个青年研究者我同时也会受到外部的各种各样的教导。这些教导会说,你做诗歌研究即使做到顶了,也只能像某某、某某这些人一样。但是这些来自诗歌经济学或者诗歌名利学的教导,它直接

粗暴得令人一笑而过。在我看来,单是上述某某、某某这些名字,便已经足以令人心向往之,令我产生“能写出他们那样的文章,此生足矣”的感慨。这种感慨听上去似乎有点没出息,但是据我所知,很多诗歌研究者在面对他们的前辈时,确实常会发出这样的一些感慨。正是因为有这些令人敬仰的前辈们在前面作为标杆和灯塔,才会让诗歌这个领域虽然孤独、寂寞,但依然不断有人愿意投身于她。我自己也发现,很多做诗歌研究的人自己也从事诗歌写作,所以在写作当中他能够感受到诗歌与肉身之间的强烈的碰撞。很多人对于诗歌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概括,比如海德格尔认为“诗歌是为神明命名的最初的仪式”;罗兰·巴特则认为:诗歌或现代诗歌是最具有抵抗神话性的逆行性符号系统。在我自己切身的体会中,诗歌更像是一个月亮,他就像臧棣在诗歌《月亮》中描述的那样。臧棣说:“虽然你已钉好木框/并刷过四五道清漆/但它并不是一个藏有珍宝的洞。”这是他描述的月亮,我觉得诗歌就像这样一个月亮,它由“并不是”构成的。正因为“并不是”,因此它对于每一个个体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更像一个无限滑动的能指,对每个人袒露它特殊的光泽。我自己的体会是,当诗歌和时光一起穿过我们的时候,时间无情的直线形状被改变了,它获得了具体的颜色、形貌、音调和温度。因为诗歌,时间没有白白从我们身上流走,它重新返回我们的身体,并让我们领悟到米沃什“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的领悟;让我们体味到张枣从汉语诗中提炼出的“甜”。诗歌作为关于精神生活的特殊知识,正在于它以本体征服了主体,使人生在毫无变化中千变万化。并且对每一个从事诗歌写作、从事诗歌研究行当的人,产生像橘子在暗夜散发出幽香那样的诱惑。

我想正是基于对诗歌神秘魅力的内在领悟,《江汉学术》的主创者才能拥有持续十多年的学术激情和韧性。他们要避开喧嚣的诗歌现场,在泡沫化的诗歌批评中沉淀真正的学术话题;他们也要避开日益僵硬的学报体规则,让更生动、独特的批评肉身得以出场。在我粗浅的理解中:《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专栏以“专栏·专题·专家”的三专策略深入介入了对当代诗歌的学术诊断和主动建构中。一方面尽量容纳对“当代”内部不同的阶段、传统、倾向、流派、思潮的探讨,另一方面又以更前瞻的问题意识反思当代内部日渐固化的话语方式。我们既看到它对“当代”诗歌研究失衡状态的勉力匡正,从其视域中窥见当代诗歌内部如“主体变迁”“技艺更新”“声音研究”“倾向与经典”等诸多重要侧面。“现当代诗歌研究奖”植根于《江汉学术》营构的诗学传统中,本身也成为中国当代诗学研究的小传统之一。令我们敬重、感叹,并期望努力置身其中。就像刚才洁岷老师所描述的,“一切的新梦恍如旧梦”。对我来说,坐三千里的长途来到此时此地,既是再次确认诗歌在内心的重要位置,更希望再次在诸多前辈、师长、同道所构成的诗学小传统中获得长久的浸润。谢谢大家!

涂文学:

谢谢陈培浩先生!颁奖仪式到此结束,再一次感谢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光临指导!接下来有请大家合影留念。

注释:

- ① 录音内容由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夏莹、刘伊念整理。

责任编辑:夏莹

(Email:silvermania@qq.com)